

儿童政治身份认同研究：

对一所小学少先队的田野考察

傅金兰 著

科学出版社

儿童政治身份认同研究： 对一所小学少先队的田野考察

傅金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儿童政治身份认同研究：对一所小学少先队的田野考察 / 傅金兰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8
ISBN 978 - 7 - 5203 - 4817 - 1

I. ①儿… II. ①傅… III. ①中国少年先锋队—少年先锋队活动—
研究—小学 IV. ①D43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6135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孙铁楠
责任校对 邓晓春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2
字 数 241 千字
定 价 8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缘起	(1)
第二节 研究意义	(3)
第三节 文献综述	(4)
第四节 研究方法	(24)
第五节 研究过程	(26)
 第一章 儿童政治身份的引介	(35)
第一节 儿童政治身份准入标准	(35)
一 “星级评价”的实施	(35)
二 对“星级评价”的审视	(39)
第二节 儿童政治身份意识启蒙：队前教育	(41)
一 学校开展队前教育的“前奏”	(42)
二 轰轰烈烈的队前教育活动	(46)
三 政治身份之钥：入队申请书	(57)
小结 儿童政治身份授予的“前奏”	(62)
 第二章 仪式与儿童政治身份的塑造	(65)
第一节 入队仪式：政治身份的正式赋予	(65)
一 仪式参与者	(67)
二 旗帜的传递	(68)
三 佩戴红领巾	(71)
四 宣誓与呼号	(73)

五 新老队员代表发言	(75)
六 学生心目中的入队仪式	(78)
第二节 升旗仪式:政治身份教育的日常化	(80)
一 升旗仪式的时间与空间	(81)
二 谁能成为升旗手与护旗手	(84)
三 国旗下的讲话:政治话语的表达	(85)
四 每周之星:追求卓越	(90)
五 学生心目中的升旗仪式	(91)
第三节 日常惯习化仪式	(95)
一 作为惯习的仪规	(95)
二 少先队仪式活动训练	(97)
小结 少先队仪式与儿童政治身份的赋予	(99)
 第三章 儿童政治身份的展演——参与少先队活动	(102)
第一节 少先队代表大会	(102)
一 少代会提案	(103)
二 大队长工作报告	(104)
三 “身份面纱”:我是少代会代表	(109)
第二节 少先队常规政治活动	(110)
一 纪念活动:烈士陵园扫墓	(110)
二 主题活动:我为“核心价值观”代言	(112)
三 惯例活动:跨校“手拉手”互动	(114)
第三节 大队部建制化的政治培训活动	(121)
第四节 少先队小干部“常规任务”:检查工作的开展	(123)
一 常规检查内容	(124)
二 规约与惩罚	(130)
三 检查中的“斗智斗勇”	(133)
四 少先队干部:检查者的身份	(136)
小结 儿童参与政治活动的自主性	(140)

第四章 少先队小干部的选拔与培养	(142)
第一节 队干部竞选：儿童政治身份的分层	(143)
一 竞选流程	(143)
二 投票	(145)
三 竞选词	(147)
第二节 少先队员评优：优秀队员身份的遴选	(149)
第三节 少先队干部的直接培养者——大队辅导员	(151)
小结 从群体活动到个别培养	(154)
第五章 少先队符号标志	(157)
第一节 少先队员符号标志：红领巾	(157)
一 红领巾的象征意义	(158)
二 “神圣”的红领巾	(160)
三 “被遗忘”的红领巾	(164)
第二节 “杠”：政治身份符号标志	(165)
一 政治身份的类别化	(165)
二 被遗忘的“一道杠”——身份的“遮蔽”	(169)
三 作为角色模型的孩子——“在其位，担其责”	(171)
小结 榜样符码：角色期待与政治教育	(176)
第六章 儿童对自身政治身份的认识	(179)
第一节 我是谁：少先队员的自我表达	(179)
第二节 少先队员身份：来自他者眼中的“我”	(182)
第三节 “好少先队员”自画像：理想中的“我”	(186)
第四节 “复数的我”：“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189)
第五节 归属与游离：少先队组织生活中队员的变化	(191)
一 “敬业”的积极分子	(192)
二 普通的大多数	(195)
小结 身份认同——儿童政治生活中的体验	(196)

第七章 儿童政治身份赋予的得失成败	(199)
第一节 学校政治身份认同教育的“成与败”	(200)
一 “成”	(201)
二 “败”	(205)
第二节 弦外之音:少先队教育政治性与儿童性的融合	(211)
第三节 儿童政治教育的理想选择与限度	(214)
一 接受符合儿童生活特性的行为	(214)
二 以适合儿童发展的方式进行	(215)
三 培养儿童形成“有思”的道德行为	(217)
附 录	(220)
参考文献	(235)
后 记	(245)

“教育，也可以说是灿烂的光辉，它沐浴着我们记忆中的学生时代，照耀着我们后来的整个生活。它不仅表现了青年时代所固有的光彩，而且还由于学习某些有意义的东西而闪现光辉。”

——W. 海森堡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一 研究问题的提出

神圣的升旗仪式，响亮的队歌，有力的宣誓，鲜艳的红领巾……这些都是孩子们加入少先队时的场景，但它们留给每个孩子的感觉不尽相同：或心潮澎湃与激动，或波澜不惊与淡然；或充满自豪，或感觉自卑；或印象深刻，或模糊肤浅；或高兴，或失意……回顾小学阶段的生活经历，我们对自己的少先队组织生活经历理解都不尽相同。那么，少先队员作为一种被赋予的政治身份是如何发生的，这一过程对儿童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儿童自己对少先队员政治身份的理解又是怎样的？或者说儿童对学校认定的少先队员身份的界定认同吗？在这段少先队生活史中，从儿童的视角看，这些经验给了他们怎样的影响？产生这些影响的力量是什么？从教育者的角度看，教育者们设想了怎样的少先队组织教育目标？这些目标是否有利于儿童的自然成长？这些目标是否实现了？又在多大程度上实现？那么它又应该朝怎样的方向发展？带着以上一系列疑问，笔者对小学少先队生活进行了调查研究。

本研究试图以儿童政治身份的赋予为研究线索，以服务于儿童的生

活和需要为前提,与少先队这一儿童组织进行一次全面对话。这样的研究离不开具体的情境即进入儿童的学习和生活世界来进行分析。研究目的主要是反思学校场域中的少先队组织与儿童发展的关系问题,以引起我们对少先队员生存际遇的关注。要实现这样的设想,我们很难完全通过某些文本来理解这些被提取出来的活动与其所在的场域及儿童成长的关系。因此,我放下这些文本,进入田野现场接触第一手资料,然后再回到这些文本进行思考。在这个反反复复的过程中,我越来越体会到现实的少先队生活情境与已有文本之间的巨大张力。鉴于以上思考,我进一步明确了研究方向与思路:选取一所小学,观察少先队的运作情况,探讨其发展的逻辑和秩序。

二 基于个人的生活经验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的立场是与其自身的身份、经历密切相关的。本人从事高校教学工作十余年,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曾担任过两年的班主任工作,因在学生工作中,经常站在学生的立场处理问题,也经常因为这样的原因被叫去谈话,还经常处于这种夹缝中左右为难,内心十分纠结。最终因为一次“袒护”学生,班主任的职务就被免去了。班主任职务被免去的时候,自己虽然对朝夕相处的学生有万分的不舍,但内心竟然会有些许轻松、释然的感觉——这种夹缝中的生活终于结束了。作为一名教育者,能够时时站在学生的立场看问题,处理问题,我自始至终认为是没有错误的。从事少先队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可能还会带着这样的视角——站在儿童的立场去看问题,但我尽量会用一种中立的立场与视角去看学校场域中的少先队活动及其活动中儿童的成长与发展问题,从而去解读少先队教育中所体现出来的道德教育问题。同时,我也在思考,少先队干部作为一名小管理者,他们是否也会有处于夹缝中的情形?他们又是怎样处理这些问题的?

同时,作为一名母亲,从儿子小学时我就比较关注他的学校生活。我平时特别注意跟孩子的沟通和交流,孩子每天也会把他在学校的生活和经历滔滔不绝地讲述给我。学校平时组织的各项活动比较多,经常会邀请家长参与。我也曾经作为儿子所在学校的家长委员会代表,参加了很多学校组织的活动。儿子是那种特别善于积极表现的孩子,每次有家

长进课堂，他都会积极踊跃地推荐我去给他们班级上课，给他们上过几次课后，我感觉到他们学校的教育理念及孩子们的精神面貌确实是令人欣喜和振奋的。在这样一所重视学生成长与发展的学校，它的少先队组织运作是怎样的？我产生了很深的好奇。这所学校由之也进入了我的研究视野。

研究中，我试图将自己置于一种自然的日常学校生活情境中，进行观察、记录，甚至在某些方面会与他们互动、交流，最后对这些行为或活动进行深描并进行反思。当然，基于自己的所学专业方向，联系到实际情况，自己也非常想亲身融入学校的实际生活中，做真正的田野研究，不带任何框架，真正展现一所学校少先队的实际情况。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我放弃了那种书斋式的研究，到小学这片生机勃勃的园地去进行脚踏实地的研究。

第二节 研究意义

小学生活是人生的一个重要部分，少先队生活又是小学生活中的一分子，这种生活不仅仅是为将来做准备，它还为儿童提供了一种身份感，一种属于家庭以外群体的身份感。在这个组织中儿童会经历最初的社会化过程。

小学学校场域强调的是意义场域，或者说是物理场域与意义场域的融合，在这样的开放空间下，从儿童政治身份的赋予这样的视角来进行研究具有很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少先队是一个客观存在，几乎每个孩子都要从少先队中走来。少先队也占据了学校大量的时空资源。时间上，孩子们从一年级下学期入队，直到他们毕业，他们一直生活在少先队组织中。空间上，每个孩子都处于一个班级中，也就是一个中队组织中，甚至很多优秀的孩子会一直处在大队部的“管理层”工作。他们在少先队组织中，无论是作为小队干部还是小队成员身份，无论是处在少先队工作中的检查者位置还是被检查者位置，几乎都带有少先队组织生活的影子。那么，处在这样时空背景下的孩子们，学校场域中的各种大型活动和事件对他们的影响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践层面，都足以让我们作为道德教育研究者在自己的研究生涯中，禁不

住付出极大的热情来观察它、研究它。

另外,少先队组织又是对儿童进行政治教育的一个载体。儿童要成为一名社会人,就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规约。如果说政治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时期是在儿童期,那么,少先队恰恰就要对儿童发挥其政治启蒙作用。在这样一个对儿童的政治启蒙无时无刻不在发挥作用的少先队组织中,儿童到底是在过一种怎样的政治生活?“人自幼就政治地生活,成人的政治生活是由儿童开始的。”^①从理论层面来说,本研究是要去揭示少先队组织中的儿童是怎样以少先队员这样一个政治身份生活着的,学校是如何通过政治身份的赋予对儿童进行政治教育的。把对儿童的政治身份赋予与儿童的成长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点,这将丰富少先队的理论研究。

在研究中,笔者采用田野研究来探讨我们最熟悉的少先队世界;考察在自然状态下少先队员的成长状况,特别是关于他们的思想发展动态。同时,笔者试图将少先队组织政治教育与小学中的道德教育联系起来,尝试着去理解与分析一所小学少先队在实然状态下所获得的成就及所出现的问题,这样的研究必然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因此,采用质的研究方法中的田野研究,对少先队与儿童的成长发展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对道德教育的一种丰富。通过研究,我希望在更大丰富化的程度上揭示少先队员身份赋予同儿童成长与发展的关系,希望可以扩展我们对所涉及问题的理解——引用社会学家米尔斯所指的一种期待,“社会学的想象力”。一颗露珠可以折射整个世界,对一所小学少先队组织的实际运作所进行的细小的研究也能显示出其应有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第三节 文献综述

教育者对儿童进行政治意识教育和政治身份教育,是要传递政治规范和政治信仰,进而使儿童获得一定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观念。要想

^① 程天君:《“接班人”的诞生——学校中的政治仪式考察》,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对少先队员这个政治身份赋予的过程进行“细描”，必然要涉及政治身份、身份认同及政治教育等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 核心概念梳理

(一) 身份与政治身份

在汉语言中，“身份”一词的运用最早始于宋代，是指“是什么样的人”“与他人横向或纵向上处于什么关系”以及“所确定的身份关系中相应的行为准则”。^①“身份”既是一种社会产物，也是一种社会过程。从形式上看，身份指的是个人、群体或组织在社会中得以识别的一种社会特征，是一种识别码。^②由此身份也被定义为一种社会标识。陆学艺则从标识的角度出发，把身份定义为“社会成员的社会属性标识和社会分工标识。社会成员的身份标识越多，社会结构就越紧密而稳固。身份标识容易形成和制定与之相对应身份的行为规范，并通过对规范的执行而使社会秩序井然。身份是人的社会归属，是人的社会地位、法律地位或受人尊重的地位”^③。

身份有社会身份与政治身份。社会身份主要表示一种社会位置，是一种社会类别，是一个人的重要标识，它和“角色”一词更接近。身份标示与人的社会分层相互联系。身份可以通过社会程序从外部，或者内心附加于个体。^④它反映的是群体交往和社会生活中某种相对客观的关系。身份是表明个人与其他人关系的一个范畴，意指人的归属，它回答的是“我是谁”的问题。在《英国病人》中，我们可以找到三种可能性：一是我们的个人身份包含在我们自身之中；二是我们的身份是在别人观察（识别）我们的目光中被赋予的；三是我们的身份是处于一大堆我们随身携带的物品及我们所经历的事件之中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份被限制在我们与外界的诸多关系当中。^⑤那么，儿童对自己的少先队员身份

① 肖滨、郭忠华、郭台辉：《现代政治中的公民身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

② 尚继征：《揭开身份的面纱：私法上的身份和身份权利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46页。

③ 陆学艺：《社会学》，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页。

④ [美] 威利：《符号自我》，文一茗译，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⑤ [美] 派纳：《课程：走向新的身份》，陈时见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

的理解是属于哪种可能性?

身份又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身份的政治性体现在国家会对社会成员进行命名和分类,这种分类标示的过程就是确定社会成员身份的过程。国家要想实现对社会大众的直接掌握,必须以某种方式将个人分配到不同的地位上,并且引导这些个人完成与其地位相联系的任务,由此获得其生存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源。^①从这种意义上讲,“身份是社会塑型、他者命名和自我指认的协同产物”^②。都普利斯(P. du Preez)在《身份的政治》一书中指出:“政治确立和维护某种身份系统,是为了使社会的某一部分比其余的部分能获得较优越的地位。一方面,政治力量(民族的、国家的、党派的等等)要为它的主要或全部成员争取比其他群体更优越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同一政治群体中,某些身份又比其他身份更优越。”^③在这个意义上,“身份”的确就是“政治”。亚里士多德说过:“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④身份理论后来与20世纪80年代晚期发展出的“自我分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相整合。“自我分类理论”的要义在于:“自我和他人分类进入‘群体内’(in-group)或‘群体外’(out-group)的方式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身份。这种‘去个人化’和‘自我分类’的过程将个人变成一个群体的成员,将个人特性变成群体行为。”^⑤在学校里,少先队员作为一种政治身份,也会被分成不同的类别:“一道杠”“两道杠”“三道杠”。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岗位需要履行不同的职责。按照不同政治身份类别确立有差别的权力职责使得政治身份体系比较早地介入了普通少先队员的学习生活中。这样教育者确定队员不同政治身份类别的过程也成为政治教育的一种方式。

(二) 身份赋予

少先队员这一政治身份是儿童在入学后接受一定的队前教育,得到

① 向前:《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0年,第28、184页。

② 马俊领:《身份政治:霸权解构、话语批判与社会建设》,《思想战线》2013年第5期。

③ Peter du Preez,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deology and the Human Imag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0, pp. 1-2.

④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页。

⑤ Chen Guo-Ming, "On Identity: An Alternative View", *China Media Research*, Vol. 5, No. 4, 2009: 109-118.

教育者认可,并经过隆重的“通过仪式”在学校获得的身份。学校代表国家客观上为儿童赋予了一种政治身份,并期望通过这种政治身份的赋予使儿童获得一种属于家庭以外群体的归属感。这就是教育者所要培植或建构的政治身份。政治身份的赋予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来予以确认,并需要组织一定的活动来进行强化。在赋予儿童少先队员政治身份的过程中,教育者首先要设置一定的入队标准,告知每个儿童加入少先队是需要一定“资质”的,激励儿童为加入少先队而好好表现自己。在入队时,学校也要专门举行庄严的入队仪式,让儿童产生自己是“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的身份感与自豪感。加入少先队组织后,孩子们还要互相竞争,以产生组织管理小干部。普通儿童要在大队辅导员和小干部的领导下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在学校日常生活中,他们也要时刻谨记学校的规章制度:每天坚持佩戴红领巾,不迟到,服装仪表要符合学校要求等。他们要参加各种政治性任务和活动:举行升旗仪式、组织“手拉手”活动,参加少代会,参加“我为核心价值观代言”等活动。儿童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时刻被提醒在认知和行为方面都要达到少先队员这一政治身份的要求。这一政治身份的赋予既包含有国家和政府的期望和嘱托,也体现出学校对其教育对象的规约与要求。

政治身份的赋予总是与一定的政治符号相联系。“任何政治集团、政党、国家等各种政治共同体都需要有其自身的一套政治符号体系来引领内部和外部人员的政治态度,同时也用来区别于其他政治共同体。”^① 孩子们戴上红领巾就意味着具有了少先队员政治身份。学校每天对儿童是否佩戴红领巾的检查,成为对儿童进行身份意识强化的一种方式。儿童每天佩戴鲜艳的红领巾也提醒着他们正在以一名少先队员的政治身份学习和生活。踏入少先队员的身份门槛,他们又要进行“更高级别”的身份角逐——“三道杠”的竞选。虽说“三道杠”只是一种符号标记,但它在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意义后,便成为更多儿童学习的榜样群体。在对儿童政治身份赋予的过程中,儿童就这样不断地被推动着。社会也是这样通过学校对儿童进行政治身份的赋予,宣传它所需要的政治主张和

^① 胡国胜:《政治符号:概念、特征与功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信仰,吸纳新成员,使孩子们较早地过一种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实现政治文化和思想意识的传承。这是一种有意识地传递政治和政治价值观的过程。有学者对政治态度塑造的一项研究表明,“政治态度主要是在3—13岁的时候形成的”^①。学校采取公开的教育策略达到其政治教育的目的。每个儿童被分配有一个政治身份:少先队员,学校设立大队、中队,中队下设小队。小队由5—13人组成,设正副小队长。“每一个适龄儿童都几无例外在少先队入队仪式中被‘赋予’了第二次诞生——‘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在以后的学校政治仪式中朝向这个规格而不断被培养、塑造。”^②儿童比较早地加入少先队组织也被认为是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孩子们被高年级学生的少先队员榜样身份所推动。学校正是利用这种榜样身份意识去影响大多数孩子,使儿童在其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关于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态度和情感,并产生力量感。“学校是为再生产社会政治体制而建立起来的机构,学校力图通过直接传授政治文化和潜在的影响,使学生形成一定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并以此来指导和约束自己的政治行为。”^③

在儿童政治身份赋予的过程中,学校精心组织各种政治教育活动,如学校会告诉学生祖国的国旗是什么,革命历史中的英雄人物有哪些,少先队标志是什么,作为一名少先队员应该如何行事,以及让孩子们通过亲身体验的各种少先队活动来增强身份认同感。通过这些活动,学校利用日常生活世界渗透儿童对少先队员身份的认同,不断地向少先队组织成员宣传党的主张,实施以共产主义理想教育。“赋予儿童、青少年‘政治面貌’的过程,也就是儿童、青少年政治社会化受到高度重视和精心安排的过程,是教化儿童、青少年‘听党的话’‘跟党走’‘忠于国家和人民’的过程,也是儿童青少年政党化、国家化的过程。”^④

① David Easton and Stephen Hess, “The Child’s Political World”,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6, No. 3, Aug. 1962.

② 程天君:《“接班人”的诞生——学校中的政治仪式考察》,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③ 吴康宁:《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

④ 程天君:《“接班人”的诞生——学校中的政治仪式考察》,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页。

在实际研究中,笔者发现对于少先队员政治身份,大多数孩子在入队前和初入队时是非常积极、兴奋而又渴盼的。如果说对一种身份产生渴望与向往,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集体认同的话,那么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少先队员的向往与认同却慢慢淡然了?在这个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儿童的政治身份又是在怎样的情景下被筹划的?或者说儿童个体在这种政治身份的“光环”下是如何生活的?这是本研究要着重思考的问题之一。

(三) 身份认同

从词源学角度讲,身份即同一,是指一种出身或社会位置的标识,可以用于指称人的类属本性,它和角色一词更接近。吉登斯指出,角色是由社会的组织与制度所架构的规范来界定,而它们影响行为的程度取决于个人与这些制度及组织的协调与安排。^①认同是内化外在价值观念的过程,认同既包含对“他者”的接受,也涉及对自我的认可,它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手段。认同是意义感获得的基础,个体对群体的接纳也是自我获得意义感的基础。每个人都有被承认的渴望,获得某种成员身份往往意味着对自我的承认。也就是说认同是通过个体对自己目前所处的位置或状态的承认与否来实现的。身份认同是一个人心理活动的最核心部分,它包括“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自我认同”侧重于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涉及的是个体关于“我”是“谁”,“我”是如何成为“理想我”的和“我”的生活是怎样的之类事情。它旨在表达与他人相似或相异的归属感和行为模式,它涉及个体如何来界定自己。群体认同涉及的是“我们是谁”的问题,解决的是对自己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

弗洛伊德把认同“看作是一个心理过程,是个人向另一个人或团体的价值、规范与面貌去模仿、内化并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的过程,认同是个体与他人有情感联系的原初形式”^②。这一心理过程与儿童模仿他人的学习过程是一致的。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对认同问题作了更进一步的探

① [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② 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究,他认为认同并不是一个可由观察者作出客观估价的存在状态,认同感是一种社会心理稳定感,它是一种知道自己正向何处去的感觉,以及对预期将获得那些重要人物承认的内在信心。个人的认同包含一个主体不断地延续自我的一种感觉,此延续的过程也就是认同不断改变的过程。一个成熟的心理认同的渐进发展是以人所属的团体为条件的,而团体的传统价值对个人的成长意义非常。当个人对一个团体认同时,他会接受此团体的价值与规范以影响自己的行为与态度。^①埃里克森形象地描述出了儿童在其成长过程中所产生的认同的心理变化。晚近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文献大多聚焦于人们如何选择其认同对象的问题。也有学者指出,认同主要是“个体将自我身份同至少另外某些身份相整合的过程”。^②个体认同除了对自己的身份觉知外,也会受到周围同伴的影响,进而使其将自我身份与某些身份整合。儿童在其成长过程中会关注周围同伴的看法,进而具有比较强的身份归属意识。他会具有比较强的自我归类意识,迫切希望自己成为某个“群体内”成员,而不是局外人。

再深入一点讲,认同又是一个“求同”和“存异”同时发生的过程。按照其在英语中的对应词 identity 的语义,“认同”有两个相互对立的意思:1. 同一性,即“自我归类”(self-categorization),与他者共有的素质或者状况;2. 个性,即作为一个长期存在的实体的个人所具有的不同于他人的鲜明的个性。^③从现实来看,学校代表国家赋予学生一个政治身份,学生被动接受,这是一个属于被动“自我归类”的过程。这时,儿童在对少先队员身份的认同上是形式上的“求同”,求同为一个群体身份:少先队员,或者说为了都能戴上红领巾。这种认同也可以归结为“集体认同”——儿童认同的是少先队员这一集体身份。“从自我延伸到他者,将他者纳入自我的身份界定中,建立更为广泛的身份共同体,这种跨越是自我身份社会化的过程,其结果是形成属于群体的集体认同。”^④

① 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3页。

② 班建武:《符号消费与青少年身份认同》,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③ 李友梅、肖瑛、黄晓春:《社会认同:一种结构视野的分析:以美、德、日三国为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④ 潘忠岐:《国际政治学理论解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77页。